



齊東野語

柳橋新誌

完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915
1



文庫 11

A 1915

1

紀元二千九百四十四年四月刻行

成島柳北戲著

# 柳橋新誌

東京

奎章閣發兌



嚮者何有仙史見示此卷。愛而讀之。茫  
 乎不知解也。自以為余遊履未遍之由。  
 恬不為恠。既而墨館之花。二州之月。綾  
 瀨之風。真乳之雪。船必聘妓。櫻榼喚酒  
 者。殆將七八年矣。於是乎以為粗得箇  
 中趣矣。而再閱之。茫乎如初。恍然自失。  
 於戲仙史其仙乎。何其才之浩博。無遺

其文之奇幻無窮。致人于五里霧中。而  
不見津涯也。抑凡骨如余。果不可窺真  
僊境耶。浩歎久之。仍恐後人之復迷津  
筏也。贈以一言曰。不具儒骨。勿繙此卷。  
己巳年己巳月己巳日己巳時伴鷗  
醉漁書

柳橋新誌序

往日有靜軒居士者。著江戶繁昌記。備摸八百八街  
之景狀。勝場劇區。無所不載。無所不說。其文極詼諧。  
而其事則明詳。使讀者卧知其地之所有。雖有諳熟  
闔都風俗之人。亦不能附益一事也。然其距今過二  
十年。物換俗移。地之熱鬧。冷索相變者。不為少矣。往  
時新地深川之妓院。綺羅為叢者。今乃索然無踪。神  
明芳坊之變。童肆與娼樓相抗者。亦寥乎。歛影其他  
各處之繁華。日衰月瘠。能及古者鮮矣。若芳原品川  
亦比當日所說。則減五六分。嗚呼。使居士觀方今之

狀乃將愕然而驚慨然而嘆不知其人尚存否然此大都之繁華奚其可掃地而盡矣微于古而盛于今者亦有焉柳橋是也柳橋何因而然因深川之廢也凡物太盛而頓衰者靡不復興矣譬諸將家猶新田氏歟乃今之柳橋亦深川之死灰再燃者而其盛殆踵其舊云噫今而不記其盛乃亦過五年十年安知凋零不如今日余也狂愚一書生四硯秃筆僅糊其口者無居士之才無居士之學加之赤貧如洗未曾一日遊其境而驗其實焉足記之然喜聞蕩子之說話觀市街之圖冊得窺其槩畧遂偷一夕之閑而記

文之鄙俚事之猥褻使正人君子讀之乃將唾而棄焉然正人君子所能記者固不俟余記之正人君子所不能記者而余輩所當記也蓋記余所知者耳所不知者亦將有狂愚若余者而附益焉  
安政屠維協洽之歲早梅將綻之月何有仙史書於鎖春樓之南軒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柳田泉文庫



柳橋新誌初編

橋以柳為名而不植一株之柳舊地誌云以其在柳原之末命焉而橋之東南有一橋傍有老柳一樹人呼為故柳橋或云其橋有柳則往昔之柳橋而今之柳橋則後架而奪其名者其說與地誌齟齬焉按故柳橋之正稱曰難波橋而知者少矣彼此錯考則地誌之說似當夫柳橋之地乃神田川之咽喉也而與兩國橋相距僅數十弓故江都舟楫之利以斯地為第一而遊舫飛舸為最多矣其南赴日本橋八町渠之

柳橋新誌初編

浦品川者。北向淺草千住墨陀橋場者。東則本所深川柳島龜井戶之來往。西則下谷本郷牛籠番街之出入。皆無不過此者。而遊五街娼肆。觀三場演劇。及探花泛月。納涼賞雪之客。亦皆取水路于此。故船滴之戶。舟子之口。星羅雲屯。非他境所及。而釣艇網舸之徒。亦居其間。橋之東西。連兩國。橋之南北。各戶之舟舫。舳舻相銜。楫擢相擊。其數不知幾千艘。而盛夏之候。遊客糜至。搖搖泛去。日夕不見一葉橫岸。可謂盛矣。至若酒樓之莊麗。甍瓦相映。茶肆之瀟灑。幟簾瓦颺。炙鱸店。芬香襲鼻。屠豚舖。鮮血污履。餅店之餅。

可以壅遏。黃河之水。果舖之果。可以彈盡。齊圓之禽。鮮舖。麵舖。曰何曰何。所欲無不得飽者。而朝所具者。暮則乾乾。賣盡焉。飲食之客。來于此者。其夥可知也。而斯地之繁華。起于往日。者則非此。而在彼。彼者何。曰歌妓也。江都歌妓之多。而佳者。以斯地為冠。芳原品川。固皆貯歌妓。然以娼為主。妓則為之役耳。劇街亦為觀客設。而非專重之。竟所以不能及此也。其他若新橋。芳坊。麴坊。仲街。松井街者。僅比斯地十之二三而已。蓋柳橋之妓。其粧飾淡而有趣。其意氣爽而不媚。世俗所謂飲神田上水。江戶兒之氣象者。而存。

深川餘風也。起乘于他方，亦以是非耶。聞十年前，其  
 貧不甚多。近歲月增，日滋或三十，或五十。今茲春夏  
 之際，則至一百三四十名。土人云：未曾有之盛也。而  
 酒樓朝招，船舖夕邀。至熱鬧之日，無一人空手在家  
 者。蓋妓之售技，一歲內以二、三、五、六、七之月為最。正  
 四、八次之。而聲譽頗噪者，雖三、冬寥索之時，亦不曠  
 一日。云：夫都下當今之習士也。商也。皆自訴曰：貧矣  
 困矣。不知有何人能遊斯地，而使為如此之盛耶。告  
 子有言曰：食色性也。斯地富斯二者，宜哉。客之源，源  
 而來。昏昏而耽焉。夫子嘗稱於水曰：水哉水哉。易云：

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斯地亦富斯二者，宜哉。客之來  
 耽者，亦稱嘆於此，而不通之人，亦能得為通矣。豈不  
 盛乎。

船商之家，俗稱曰船宿。船宿之住，斯地者，分于四區。  
 一則在橋之東岸及南路者，曰丹波。曰上總。曰日野。  
 曰伊豆。曰升田。曰中村。曰尾本。曰吉川。曰藤本。曰飯  
 村。曰若竹。曰新上總。曰山田。曰竹屋。謂之柳橋表街。  
 一則在橋之西岸者，曰信濃。曰寄玉。曰三浦。曰相摸。  
 曰福吉。曰新若竹。謂之柳橋裏岸。一則在橋之東南  
 米澤街者，曰福吉。三浦。播磨。相摸。長島。謂之米澤表

街一則在其南故柳橋之側者曰伊勢鈴木海老芳野桔梗二見尾張柏屋謂之米澤裏岸又稱故柳橋岸此四區土俗號曰四岸合三十三戶傳稱米澤街之地往昔有津今之船宿皆當時護津者繼業有年而松吉大黒二家近歲產傾而去始欠舊負而柳橋裏岸之福吉則代松吉開業者云四岸之相結也如親戚然患難相援吉凶相問若二岸有爭二岸解之一岸有曲三岸讓之故舟子為姦一岸逐之者三岸亦拒之而若橋北之藤岡八幡桐屋者不與其盟也船宿之為家有貧富冷熱之異而大抵伯仲家必有

樓樓有内外小者外樓耳家人皆棲止於下迎客于樓其畜舟子上食四五人下食一二人皆繫屋船猪牙二三艘而有士家造舟託諸船宿者謂之邸船其艦棟條鐵以為識各建其家章幟得着紙障如官船便而有威故船宿自造而假士名者亦有焉遊舫之最大者俗謂之屋形稍小者謂之汁翻各扁其名曰某丸是則非其定業家不能造也若小松屋之小出丸明石屋之岩戸丸者大都內僅有七艘耳夫遊者尚洒落與便利者觀月納涼載妓齎酒一屋船而足矣何須屋形之徒莊大而太迂緩乎彼則充濃粉脰



腰之妃嬪逍遙于水上之用供佞佛媚僧之翁媪修施餓鬼講之役耳但輕舸則夜闌意急疾赴三谷溝之客可以換街輿之脚者任舟則暮春潮退撈蛤于品江之日亦可以扶屋船之役者共不可廢也船宿各家執其家政應接賓客者其妻也世俗所謂女天下者余亦目為女將軍女將軍每家伶俐口給無有一樸愚者蓋擇之耶將習而熟耶主翁乃日外出叫廬喝梟或聽俚講落語若有爭鬪走而解說之否則坐睡于茶爐錢匣之間耳客之來船宿者其趣不一有事而倩舟者有焉乘而遊娼郭劇場者有焉假而

碁者博者睡者話者有焉招妓呼酒者有焉而船宿所貴者則妓客而已夫屋船之價雖係水路遠邇而不出三四銖上猪牙閃牙而飛荷足窮足而行僅是四五百錢而止雖日出數艘亦不足以為有贏况碁博睡話之防火丁伍長爺僅投其席價茶錢去者乎故所以妓客為貴也貴中之貴稱曰米攢以能使其家飽饜耶余恐身為船宿米攢之人自己家中之米攢不久乾乾空了名則船宿而其實以妓為業有許客與妓偕宿者呼之謂妓宿亦可聞深川之盛也船宿誘客與芳原稱引手茶屋者同致而此則傳其風

而計出其右者也。客至女將軍趨而邀之，口巧眼捷，直看取了其貪富與慧愚，富與愚是彼之所欲也，何也？慧則難欺，貧則少利，至愚而鉅富，是真奇貨可居者。即時遣人酒肆送來酒，敬穀頓列，酒頓沸，女將侍杯杓，話一話，笑一笑，曰：頃日新妓揭名，幾個某艷色某絕技，請試一招。嬌舌銜花，滑唇說春，客心醉不能不領焉。若舊識客有狎妓者，來則招之，不待其領也。妓至，開障必唱，請恕二字，就席必唱，今夕奉謝四字。先拜客，次拜女將，既而妍臉獻媚，嬌絃表情，女將在傍，使舵于其間，抑揚鼓舞，其妙不可口，可謂不愧其

業矣。客魂飛神揚，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遂探懷拋金于妓及女將，若干而後絃益添嬌，把益加妙。若豪客則併妓之從者家之姬婢，皆受其纏頭，客與妓相識，不特絃歌酒肉上者，則女將為之媒也。如此者，則五節并季為妓有贈，而船宿亦必受賜，有力者則若天王祭，蟬子祭之時，亦衣于妓，席于船宿，是所謂米攢官家者，蓋一船宿而才有一人耳。其他勸客舟行伴妓烟火也，上卯也，皆於平常船價之外，罔利亦多矣。凡妓之被酒樓船宿招者，得其身價于客，一方金而二百錢為謝，二方而四百，三方而六百，船宿取

看于酒肆者亦二銖而攫三百錢許其既獲諸客復獲諸妓復獲諸酒肴其利幾許耶所以獲之者則一女將三寸滑舌鋒耳余聞諸浮屠氏曰叫喚地獄有熟鐵鉗能拔取詐人之舌未知果能拔得他滑舌麼又聞往昔巴姬能揮薙刀所敵將于萬人中未知姬之刀及能敵他舌鋒麼中庸云白刃可蹈也嗚呼姬之刀及雖銛余能蹈之若他舌鋒則一蹈即脚滑臂痺骨亦脫氣亦呆軟軟痿痿與海鼠一般可畏矣哉酒店隔三里腐店距二里此是荒村僻邑之人家當今大都內陋巷小衢猶十步一店百步一樓松江之

鱸杭州之酒可坐而食飲况繁華如斯地者乎酒樓之夥亦冠于都下曰川張曰萬八在橋之北曰梅川曰龜清曰河內曰柳屋在橋之南平三也深川也草加也皆張帘于米澤街之側而柏屋中村青柳三樓亦咫尺隔水耳其他若丸竹若松和泉佐小松亭小店子肆指不暇俚也就中酒肴最佳者川長也柏屋次之萬八河內中村等家則俗稱貸席者而為石軍道子之書畫會陶朱猗頰之釀金會及歌舞插花之師開業試技者假以排筵募眾也聞更代藩士始來于都者必先飲於梅川若青柳云以其名播世已久

歟。然梅青二戶。近時漸冷。而酒香有味。殆不能及龜  
 清之徒矣。鮪舖則有安宅。與兵中川。鱸肆則有王甚  
 山口。舟浴客若一拍手。則珍羞芳饌。累乎而陳。凡酒  
 樓各家。晨起使店丁。赴日本橋。而買魚。歸而邀客。客  
 不知而風至。乃辭曰。河岸未歸矣。故客之來。始于已  
 牌。有士有商。有豪農。有良工。醫生數頭。西瓜堆席。宮  
 娃一團。石臼登梯。長劍橫側。鷲肩鷓舌。而飲者。西海  
 新來之藩士也。占閑室。狐貍鼠顧。而食者。東山持戒  
 之僧侶也。各樓饗客。其法一也。先供茶菓。而酒羹疊  
 贈也。炙魚也。以次陳之。陶碗羹為殿。飯則任客之食

不食焉。雖有真美粗惡之異。一口之價最下。而一銖  
 上。而四銖耳。夏月客至。酒前不浴不快。故設浴室。皆  
 雅潔。不若混堂。噐而穢也。為客製浴衣。各添其家章  
 若名。浴衣而飲。爽涼可膚。而可以曝衣。襦之汗。蓋浴  
 室最佳者。柏屋也。且四時沸湯。風雪之日。可以融凍。  
 酩酊之夕。可以解醒。非若他樓。唯為炙燂設焉。其既  
 浴矣。又既飲矣。不可以莫妓。招妓于酒樓。與船宿同  
 致。但至留客宿妓之計。則無有焉。余聞諸一友人。梅  
 龜。二樓畧有船宿之風。蓋主人為不知。而使婢為其  
 媒。其或然。要不如船宿便而密也。酒樓之法。客携妓

而來則為妓設其饌所就我家而招者則不設焉而  
妓在酒樓不敢醉飽用意謹飭接其主婆及群婢勞  
於接客否則曰彼兒驕矣彼婆恣矣日以饜婦嘲以  
擬客至議口評鼻為牛為馬而不敢復招雖有知己  
客來命之或答以不在焉故妓往往請客拋婢以一  
片金如然則敬其客而親其妓昨譏為牛馬者今乃  
如姊妹主婆面前稱其慧他客席上亦說其美嗚呼  
人情翻覆唯金而已金也能變痴為慧化醜為美故  
聖人說易曰乾為金又曰乾道變化妙哉其取象也  
金之利用大矣哉夫士而有祿商而有業豈莫可食

之粟可飲之酒乎而故就市樓賞金于酒食又費于  
妓又費于婢其費可知也其食所嗜可矣其溺所愛  
猶可而耽湎之情遂至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者也  
可笑而已雖然這般可笑之事亦非余輩赤貧書生  
所得為也孟軻氏之言曰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吾  
得志弗為也軻也道不行矣言不聽矣縱令欲得此  
樂而不能也故有斯言耳若使軻也實得其地則安  
知其喜而不寐耶若夫余亦得為這可笑之事則將  
風顛雀躍至死不悔奚暇患他人可笑乎而今援毫  
費紙記人之可笑亦是出於囊橐懸罄憐已羨人之

情耳。是亦可笑。是亦可笑。

均是娼妓也。賣色而不賣藝者，俗呼謂女郎賣藝，而不賣色者，呼謂藝者。往時深川之妓，則鬻之以二通證書，而許兼賣色藝者也。謂之女郎藝者，而可柳橋之妓，賣藝者也。非女郎也。而往往賣色者有焉。何也。以有深川遺風然耶。而深川則公賣焉。此則私賣焉。公者常而易為，私者變而難為。是其所以不同也。凡人嫖女郎也，可以與睡，招藝者也可以聽其技，而不可與睡矣。而與其不可睡之人睡，使賣其不敢賣之色，謂之轉焉。按以使他轉移其定業，若轉了蹠伏不

動之石也。或云轉推倒之意，謂屹然執節者，失所守而仆也。未知孰當。侯考證儒家之定說矣。夫轉妓也，似易而難，似難而易，何也。彼所不敢賣，而我使之賣焉。犯公禁而為私姦，其難一也。我悅彼之容技，則彼亦釋男子之才貌，與女郎不論客之美惡，而勉侍牀第者異矣。其難二也。彼所不肯，則我不得強成事，強之即去人家，主翁於其婢亦然。况水中浮萍，無所適依者乎。其難三也。善哉，俳歌者有句云：萍花今日開，他岸乃可以證。是所謂似易而難者也。彼亦人也。豈無情哉。我以情而遇，以情而說，彼不能不動矣。其易

一也。彼皆長于嬌絲淫哇之間，慣於風月烟花之遊，與人家孀子深嚴自守者不同。其易二也。當今霄壤間無男無女，所好所欲者唯黃金而已。一事一物，縱之則金衡之亦金，金而不吝，則除却王后，節婦二流之外，何等女子有不到手者哉？况貧窶鬻身如彼輩者乎？其易三也。川柳家之詞云：守宮讓效佐渡壞守宮，俗為媚藥者，佐渡壞謂金也。亦可以證是所謂似難而易者也。知此三難三易之理者，始可與語轉妓之法已矣。然徒知其理，諳其法，而無其具，則亦難能為焉。轉妓之具有三：曰才，曰貌，曰金。而金為重矣。其

徒有才貌而無金，則計難得而施，譬猶無器械而戰，必不克焉。然有金而無貌，則彼愛金而轉也，非愛我也。金在則親，金盡則離，譬猶釣魚人解竭魚即散焉。有金而無才，則亦詐偽百出，貪恠萬方，我惜之焉而不知，唯欲充其意，不久而財盡產傾而已。譬猶喫鴉片烟者，甘其味，不覺其毒，遂以斃焉。故曰三具不備，則雖知其理，諳其法，亦難為焉。若夫兼有此三具而能悟得三難三易者，則當使柳橋一百餘名妓，駢枕戀死而已，何啻一轉再轉也哉？可謂風流壇上之飛將軍，紅粉界裏之活佛矣。此是世間不多有之人，請

評其次有金與才者。雖無貌亦足以為一大快遊焉。有金與貌者。雖無才亦可以得彼愛而為貴客焉。無金與才而有貌者。無金與貌而有才者。並是下等不可為者也。試鑷二者才者猶可為也。貌者不可為也。何也。曰貌死物也。才活物也。死物不能變而活物能變焉。夫無器械而戰其敗必矣。雖然陳涉之徒。鋤耰棘矜起于草莽。一朝打破彊秦三十六郡。清太祖僅以遺甲十三副興于北韃。竟奪據支那四百餘州。豈非應變而動。觀時而發。遂成其志耶。善哉子輿氏之言。曰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其如此則

雖無器械亦可以有為矣。若夫遊客囊底二三銖金亦猶清祖之遺甲陳涉之棘矜也。若能應變觀時而謀其功則焉知些々。庄金能使彼妓不敢說虛誕八百語。而誠意奉承一時轉來不待如深草少將。九十九夜往而挑之也哉。而後益磨我才。銳我舌鋒。使彼所矍于外者以捧送於我。則我器械亦可以大蓄焉。是謂之成功。其如此則與彼打破三十六郡奪據四百餘州其事雖有大異而其趣則一也。呼之謂飛將亦可矣。命之謂活佛亦可矣。是無他特以其才耳。故曰無金與貌而有才者猶可為也。蓋此等評論為



有名校書發之耳及齷々折腰妓則一舉手而越轉  
 飴黏何有于講理說法乎哉嗚呼客之招妓者太多  
 矣有聽技者有耀豪者有為勸酒者有為饗人者何  
 必人人樂其轉者已矣哉而今反覆論說之者則非  
 誨淫誘蕩之意也蓋柳橋所以致今日之盛者即是  
 賴轉之一字耳矣故記其盛則轉之論說不能不審  
 也讀者莫嘲而可矣

人有長幼之序則妓有大小之別大妓即藝者而小  
 妓俗呼謂御酌以其不彈三絃徒侍御杯杓也大妓  
 之定價晝夜八銖若自辰及子乃或加四銖一漏刻

間招之亦四銖小妓則其半也謂之半妓亦可容於  
 定價外有投謂之花花之為言華也謂華其筵也花  
 亦大抵四銖于大妓一銖于小妓衣服之制亦有別  
 大妓曳衣于地左手摺其衽行謂之左衽其帶全帛  
 俗稱全帶者初衣白其襟小妓則拳束于腰而不曳  
 帶之面背異其帛謂之合肚帶初衣紅其襟大妓所  
 職絃歌也其技有長唄有富本有常盤津而清元居  
 多而宴席上所彈者止于短哇新詞小妓雖有善彈  
 者不許其彈以僭奪大妓之業也故皆學舞凡小妓  
 不論年齒之先後必姉事大妓而大妓於船宿女將

亦必以婦稱之。蓋酒席上大妓彈而小妓舞可以備觀也。而小妓之舞大妓之彈有巧有拙不可一同視也。蓋十個中巧者三拙者七。美者多拙醜者多巧。醜者以手謀活故專攻之美者以面謀活故踈于手容亦取面者七而取手者三。故拙者多利巧者少利而有技色共下而亦能活者可謂奇矣。余嘗質于友人以此奇曰聘妓以技與色耳若兩失之則何所取不若在家弄婢子不須費財友人哂曰吾子知其一未知其二。者繁華都內遊客幾許而人心各異有悅其色有賞其技有愛其氣有好其風者。色與技固所重

也。而妓之喜佞俠而不吝其財重然諾而不辱其人者蓋罕。婦閨女所不夢視也。姿容潔而粧飾淡進退動止不失其地言辭應對不曠其時則亦非妾婢所企及者是妓所獨有而他人無得而能者也。容技兩空者之活以此非耶。余聞此解宿疑頓釋既而復生一疑曰藝者而無藝者猶有所取然世之儒者也。醫者也是着者字之人儒而不知甲子六經為何道醫而不解素問靈樞為何方者亦往往有焉。此二者與藝者而無藝者一般。是亦有所取耶。尋思推究忽焉拊髀曰無有焉。無有焉不須復質諸人也。夫修身

齊家之講若無所用則不如彼短哇新詞以悅人耳  
兵補陽調陰之匙若不辨其治則不如彼鼓興勸醉  
之象撥矣可笑而已吁嗟濟世播教之士司命救天  
之人而却有愧于婀娜纖弱之女可勝哀哉聞曩時  
之妓性之巧諸技有吹笛搥鼓者有善俳歌鬪碁者  
有以脚為舞以喉為簧者若拙戰則無一人之不巧  
今乃否僅撫三絃耳拇戰亦皆極拙至有不全解者  
而近歲拳戲若藤八米米三拍之手亦無不可抗對  
者云噫儒之於文章詩賦匠之於鍼灸物產亦皆無  
及古者就彼論此寔使人淚哉一哀一笑又一淚而

記之則非以罵人亦以自罵耳矣

橋之南右浙為同朋街乃妓之巢穴其北而裏岸南  
而廣巷櫛比而居街居有表裏熱者居表冷者居裏  
其為家貧富有差然不大異其趣外掩格子戶內安  
方火桶桶潔無塵鐵瓶攸駕鐵瓶濯濯暖灰鶴鶴妓  
在桶側於倦晝眠大抵妓皆驕恣懶惰斷不為女工  
調絃歌塗脂粉之餘才為一事然至拜祀神佛乃皆  
勤焉作棚設神位有金毘羅有帝釋天有不動尊隨  
其所禱而異棚上必安一蓋金陽物而繫小繩於其  
傍柱拈紙簿之思索々而下蓋客所纏頭挿諸帶歸而

裸其金，括其紙，以縛之也。謂如此，則能招其伴，其意蓋誇人以能，售耳。妓之事佛者，信於事神，必主其宗祖。而妓家十之九，則日蓮宗也。崇敬之牢固，比常人贏一着。蓋自己平素所為，詐譎貪恠，罪業甚重，故欲假祖師之力，死後不墮地獄而已。余謂彼身即地獄，別有地獄乎？彼雖為日蓮宗，而其魔方幻術，雖耶蘇宗不能及也。凡妓家有父者，十之一有夫者，百之一大槩。妓與母二人而居，猶若獨兒養一併三口而妓善，孤媚母，終而衣猶也。必道母子皆吾族，何獨獸視我也。入獸之穴，與獸狎者，謂之獸，亦可而為獸。

者亦多哉。客至，老翁急呼酒，散談笑呈諛，或贊客之服飾態度，或說兒之戀々，瞻望雜以家之窮乏，喃喃喋々，興熟酒，固乃促客上樓而睡。樓則孃子粧飾之處，奩具伍列，若無樓家太虧便，及客欲睡時，老翁稱有事而出，避之云。蓋狎客在家，則雖有他樓之招，辭以疾若不在。余友愛篁子，嘗語余曰：就妓家而遊，適勝船宿酒肆之多，費多眼。然亦有所不是，妓貪可忍，而娑貪不可忍。况有娑而帶妬者，是最可怖者。然不可一概論。妓之引客於家，有利其財，謀攘却船宿，而逞已欲者，有愛其人，欲不令徒失資於船宿，而永締。

好者而妓宅之遊。比諸他樓。費少而事密。情濃而交久矣。可謂佳策。故妓亦非洞察其人之身上意內。則不引焉。而婆亦有貪不貪。猾不猾之異。豈可驟視乎。貪猾者多。假母也。否者必生母也。而假多而真少。何也。使我兒侍人。杯杓承其顏色。甚則使之與娼婦同業。寔所不忍。非貪寔無為者。不為也。夫少艾而為娼妓者。老而不能守家事。夫故又買窮人之兒。使之為吾舊業者有焉。其他買女為妓。以為生者甚多。是以假多於真也。假母之於客也。禽視之。以女為囚務。謀有獲。真母之於客也。或昏視之。至徇情而遺利。故

假者。濫轉真者否。二者之得失亦大矣。蓋斯地異花街。固禁買女子。以售。故假者亦公言兒為養母。出傭酒家。皆稱酌人。一家畜數人。皆以姊妹稱。或異家稱云。大妓之年紀。自十七八至三十。小妓則十三至二十。而自稱其齡。常縮二三歲。甚者七八人。皆縮不知帶下蒙茸芳草。一摩而判春色。漸闌頰端淪漪。微波雖履。覺秋風暗起。可一莞耳。假母之買女子為妓也。自幼養之。則其價低。而其期久。仍教之歌舞。製之衣服。至成立。則可以擅利也。其伎藝畧熟。而年紀恰好者。則非二三十金。而限一二歲。乃不能得焉。或

半價買之。鴉母與妓中分其利者，謂之敲令。如此者，鴉母客視之，妓亦不母事之也。凡客贖妓而為妻者，妾者其價從其姿色技藝與冷熱而軒輊，多而一百金，寡而二三十圓。至權貴富豪，不論其計，而假母貪慄無厭，而真母否以情故也。曼翁叔橋雜記云：親母則取費不多，假母則勒索高價，人情無疎，西可知矣。親母或併其衣服器物亦送之，至義母則剥其皮裸而沽之，故真猶可愛而假可最惡也。况乎假者不知其誰氏女，乞兒之兒耶？抑王侯之種耶？贖之為妻妾何等意思，傳云：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噫！彼徒果能

卜之，歟？齋戒沐浴，卜諸家廟，則禮也。懷二十四錢走問柳原嚴君平亦卜也。余嘗見一卜者為人筮贖妓，遇蒙 ䷃ 之 蠱 ䷑ 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尤攸利。此其不久而奔乎？蒙昧而不明也。蠱壞而有事也不明，以信其欺，壞則生變况。此女唯利是視，豈能守家以終乎？余後傍問曰：此女子其種貴賤如何？卜者曰：坎為馬，巽為臭，艮為毀折，不知個是那處臭馬骨。少頃回首曰：坎正北方之卦也，此是小塚原上之馬骨而已。余聞而大笑，退而竊疑彼徒費財狂奔而贖此馬骨，不知何等所用。既而讀本草云：馬骨碎，瘟疫氣。

盛絳囊佩之男左女右始悟馬骨亦有所用昔郭隗告燕昭王曰古之人君使涓人買死馬骨五百金然則彼徒所贖馬骨價百金豈為高價哉豈為高價哉酒樓船舖之招妓也非直命妓宅而迎焉命妓之家二戶有焉曰岡崎屋曰立花屋共在同朋街即芳原郭內稱見板者聞芳原出妓之家書妓名於小板揭之有娼樓之招則見其板而出之故謂之見板柳橋之地與花街有別其舊制呼大妓稱酌人小妓稱給仕三四年來小妓揭名亦濫稱酌人而給仕之名竟泯矣然至藝者之稱不能僭奪也故岡崎立花二戶

亦不得稱見板蓋名否而實同者也其業養備奴都俗稱人宿者故又有飛脚屋之名蓋養人以給妓之後价岡崎立花合三十人許其他雖有業焉者亦微酒樓若川長柏屋亦自養奴而所專業焉者二戶而已妓及酒樓船舖皆呼二戶為箱屋呼其奴曰回箱又曰箱比里歌妓使奴負三絃以箱故有箱屋回箱等之名斯地之妓不得公携三絃箱皆以袱裹之併更衣負之故三絃皆接蓋也而箱名徒傳稱耳蓋箱奴陪妓妓得一席價而予百五十錢小妓則二銖而一百錢一人陪三四名則勞同而利多故不憚從少

而喜從衆酒樓船舖招妓某樓命岡崎某樓命立花  
各有所定屬於奴亦皆有愛惡某奴淳良某奴饒舌  
品評而使之妓亦然鬚負各異奴之陪妓也將彈絃  
則為接莖懸線方更衣則為熨裳斂帶與傳母一般  
遇雨即歸取傘迨暮即走點燈東奔西馳亦唯命而  
妓有狎客奴必識之如此者客亦愛而留之妓亦親  
之倍他否則揚發其密事罵詈不可沮鬚負之異蓋  
因之歟噫夫農者邦之本工商雖賤皆有業矣牛也  
馬也亦資運輸負重度遠皆為人用狗吠盜貓捕鼠  
亦各有職也奴輩果何為者乎七尺之軀于僇之髯

而甘為賤女子役結鞵理屐以媚其意僅利數百錢  
其辱何如人而殆不若貓狗者余想奴輩死而入地  
獄雖欲為牛首馬頭之鬼亦當難焉可憫哉狎客之  
直遊妓宅者奴輩靡由獲利故皆憎忌之而狎客若  
舟行拉妓亦有不倩奴者云蓋酒樓船舖招妓指其  
名而命則奴走其家否則奴輩之趨向而出之故奴  
亦不為無戚福也余讀稗史往時名妓與奴私者頗  
多而今則亡唯有周令窮困欲賴奴力出售者而與  
之私則衆妓嘲之謂茶人其甘為茶人者則以惠禮  
茶也



妓之不遭招而在家謂之禮茶未知何典故疑其問  
暇無聊可以擁白禮茶之謂耶柳柳州詩云日午獨  
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其事雖不同趣亦似者  
熱者春夏盛開之候則一月出五六十席雖及三冬  
禮茶甚希矣席價謂之玉玉之稱根于北里北里之  
娼記客數者呼謂玉薄此亦傳稱耳妓等每相問本  
月獲玉幾顆曰三十曰五十競誇其多皆欲玉而忘  
茶俗稱侮弄人曰茶之蓋原于此歟冷者盛時猶患  
茶况寥索之天則至不能糊口故秋風一起皆鎖戶  
晦迹而去迨花笑柳眠之日復出而售土人稱此輩

為外被妓外被之為物暖則脫冷則着彼輩與此相  
反故云此地之妓春夏則有百餘名而秋冬則減其  
半以有外被也外被之外有鷓鴣妓此則不揭名而  
售技者妓等不齒也鷓鴣水鳥出沒波間而食魚者  
以彼亦出沒于正妓間而謀利故命焉蓋妓之揭名  
捧饗金於閭中伍長輩若干及酒樓船宿相屋亦有  
所贈加以服飾之費算非三十金許則不能故為鷓  
鴣者亦多矣妓之名聲大鳴者一歲所得超一百金  
若宜富然而皆窮之其故何也雖有所取亦有所出  
所得一方而為已有者三銖而二季五節亦有所為

奪自家飲食比常人亦太奢况身上之衣帶乎簪釵  
乎費于履費于悅費于紅粉所費至多於所得故妓  
家不借人財者鮮矣凡妓更新衣有定期春首也上  
巳也四月朔也端午也五月念八日也天王祭也七  
夕也九月朔也重陽也蛭子祭也而中等以下不能  
必歷更此期其俗端午着單衣而念八日之夜例張  
烟火戲於二州橋南謂之開河是日始着縐綺與常  
人家端午已着綺綌異制馬妓之製新服也衣一襲  
帶一條內衣稱長襦衫者一領此以深紅色為上乘  
春色稍謝者白之為可用間色或續畫之者却覺無

風致小妓則別製腰帶皆有更衣一具酒間必起更  
之故一新衣服其價豈啻五七圓金雖典舊而購新  
轉表而為裏其費亦大故各擁狎客以逃斯勞若夫  
狎客則不得傍觀而不接其費也核槁雜記云衣衫  
皆客為之措辦巧樣新裁出於假母衫之短長袖之  
大小隨時變易見者謂是時世粧崇禎時今過二百  
年地之相去數萬里而風情酷肖可謂奇矣而近時  
服飾之美月加歲長至今春殊甚大妓之飾迺出命  
婦孺人之上小妓亦僭擬大妓頭上簪釵玳瑁燦然  
至大妓更挿玳瑁長筭蓋妓挿筭則北里之制而他

方之妓不得爾而華奢之極遂至不為其所不得為者則不已且他妓在客席唯歌舞耳不能若北里加之以鼓以笛也而今茲春夏之際一妓搥鼓於柳橋北岸某樓而有舫宿爭擾之事芳原人聞之責其僭業併刺服飾過度諷之官間長等恐令妓節其服飾帶不許用金線徹其笄併減簪鈿之數若小妓唯許插銀釵一枚且禁初更後應客招蓋防私事也客之遊芳原者先來柳橋而飲拉妓而赴北郭一再宿者亦多北郭人常憤柳橋妓私事漸盛有害于我也責搥鼓華飾之際遂立其制妓之舟行送客者僅得至

三谷溝而不許入郭云頃歲北郭日冷柳橋日熱憎妬之積計至若此固宜也而衣服之華夜深之招禁出僅二三旬而又復如故是則非妓輩不畏官而自恣也蓋大都繁華之勢所以使然者豈得遏止焉哉俚語云女郎之赤心烏卵之方形必無焉若有則晦夜亦出圓月其鳴呼娼妓亦人也豈無赤心乎但浸于鄭衛風聲之中熟於詐偽貪猾之事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至如此耳然歌妓與娼婦自有間也妓之有氣概而不喜斌媚淑良而不好淫蕩者往々有焉何得不檢其實比諸梅月方卵乎然妓之淫蕩無藉

柳橋新語 卷之四  
愛俳優者而費財喜防火丁而託身竟私奔而壞了一  
一生者固多矣世人徒見有斯輩而不察淋行偽才  
絕勝妬妻悍妾者在于其間也亦宜矣蓋取絃歌之  
趣杯杓之歡則非大妓不可若論其材質必欲求淋  
良者則宜擇小妓小妓質美而年十五內外其姿醜  
習未深學詐術未熟而未破瓜者亦有焉多情之客  
若能振擺得之則可謂花柳場裏之至樂也其懷之  
以情激之以義則竟無生貪冒反覆之計必矣而大  
妓易轉貪故也小妓難轉不貪故也或曰小妓少趣  
大妓多趣是言至當然徒取杯杓上之趣亦何用論

赤心之有無我取興騰歡洽而足矣世人論赤心則  
其意在枕席上耳若然則非淋良者不是如淋良者  
則可求諸小妓不可求諸大妓也且况既落手小妓  
亦不出三四年為大妓則杯杓枕席豈不兩全乎余  
哀風流子弟不擇其人而舉事一敗塗地歡暫而孽  
長財竭而名壞者戲書之以脉情痴者亦是一婆心  
而已金陵名妓李十娘語余澹心言曰兒雖風塵賤  
質非好淫蕩者流如夏姬河間婦也苟兒心所好雖  
相莊如賓情與之洽也非兒心之所好雖勉同枕席  
不與之合也噫柳橋之妓夥矣若深求之則無一人

彷彿十娘者乎哉。

開府以來都下名妓容姿絕倫。技藝畢給而傳名。耕  
史留迹演劇者亦無算焉。今則否。彼此伯仲一無超  
群拔萃人出於其間矣。而現今猶可稱者獨三州橋  
東之阿菊也。彼雖非有傾國之色。絕世之技。以纖々  
女手之力。大營巨閣高樓。于墨水之西。扁曰有明樓。  
有明之名。頌播都內。豪士冶郎無不一醉於此。樓者  
如川口平岩三樓稍就其下。而彼以女主主之。其俠  
氣才力亦似可取。雖有所倚賴而成此計。然非尋常  
折腰妓所企及也。其他未聞有一女子能遊來於此。

上者柳橋之盛也。至矣。何無士人才氣。雄拔鳴名于  
都內者乎。余曼翁列金陵珠市名妓作其小傳。佳入  
之跡百世不朽。余今欲記柳橋紅裙。以準擬之。而未  
詳有一個行實可記者。乃徒列所聞之名十之七八  
于左而已。後之情痴如余者。若索其事。作其傳。以繼  
曼翁之舉。則有一以。使脂粉色長不朽。一以可徵斯  
地繁華於後日者矣。所列於此者。不關容色之美。醜  
技藝之巧。拙隨聞乃記。阿一。阿三。阿金。阿榮。阿幸。阿  
弓。阿豐。阿兼。阿文。阿紺。阿花。阿竹。阿里。阿山。阿六。阿  
百。阿萬。阿久。阿鹽。阿梅。阿大。阿濱。阿紋。阿玉。阿蝶。阿

琴阿德阿常阿柳阿綱阿慎阿相阿絹阿縫阿鶴阿  
 華阿裳阿歌阿芳阿時阿線阿半阿蓮阿元阿滿阿  
 國阿龍阿浪阿雪阿色小勝小春小繁小鶴小萬小  
 蝶小花小照小德小鐵金八久米八玉八富八  
 竹二菊二駒吉榮吉常吉長吉米吉三吉甚吉龜吉  
 倉吉春吉淺吉芥吉梅吉美代喜久喜佐佐濃伊嘉  
 都和延玉伊呂波豐美佐等大妓也阿中阿清阿赤  
 阿花阿里阿藤阿奴阿歌阿龜阿吹阿房阿豆小糸  
 小芳小玉小金小路小輪小冰小藤小島政吉久吉  
 三吉千吉種吉里吉駒吉八重勘八權助金太郎等

小妓也蓋其優劣等級則人々見得而別矣安得私  
 衡其品評乎將來若有作其傳而晰其迹者則評論  
 自有所定矣

此編成于己未仲冬故列於此者皆戊午己未間  
 之人而若阿兼菊二小照梅吉者數名皆小妓至  
 今茲庚申而為大妓者及米八延玉之徒亦皆新  
 揭名在今年者此等皆係庚申新秋追補而記焉  
 而若金八常吉者其落籍在午未之際阿豐榮吉  
 之輩亦今年後良此等皆存而不削也

吁嗟余記柳橋之繁華也說歌妓之遊趣也而徒鑿

其隱事露其醜狀是何等殺風景可謂今古無情人也其獲罪于才子佳人亦可知耳然余竟非真無情人也極多情人也多情而為無情之言乃亦有所思也有所思也夫多情之事何可與彼齷齪之輩營營之徒語哉風流之遊亦何得與彼齷齪之輩偕哉其可偕可語者則唯天地間第一等達士古今來第一流才子而已達士也才子也安可多得焉故為此無情之言以欲使彼齷齪者能悟外面菩薩內心一夜之理而知見為極樂世界者即是無間地獄而一旦幡然翻了其流連耽溺之念以得全其身保其

家耳矣雖然浩々宇內豈無一不達士才子乎若使此編誤落其人之手乃亦將目余以齷齪之徒耶余亦當何辭以對之耶夫風月之情事花柳之遊趣似痴而不痴近俗而不俗其訣在自得之歟至偷香于蘭菊之叢竊珠於瓊瑤之淵則雖非周孔之遺訓亦焉可得瞑目張髯勃々爾而遠之若暴慢鄙倍哉若使人臣如謝安石談笑中能挫百萬疆寇以存社稷則足矣何得可否其東山之遊嬉乎使文士如白居易博識宏辭名照史藉詞賦傳於海外亦足矣於其不能忘情何有所損乎今之君子者其論太緻其行

太皎而未嘗知風流情趣為何物。而又不辨悍婦驕妾之害甚過於嬌歌妙舞之人也。故閨帷不修而却為蕩子冶郎鄙笑者亦多矣哉。夫花柳之遊其來也久矣。故名妓艷姬之跡與英將忠士同傳千載者無慮數百名。非有多情人記而存之耶。蘇小小之心與西陵松栢表自毛惜惜之節與淮海波瀾爭清綠珠於崇不負其恩。紅拂於靖真知所奔。楚蓮香坐卧也。蜂蝶慕其香風。高玲瓏唱詩也。其音定玲瓏顧媚之迷樓。巧迷了詞客。薛濤之彩牋能呈彩于書閣。如葛蕊芳之烈操。李相真之雅致。則全然不似女子也。我

邦往昔所謂白拍子者亦妓也。若千年鼓瑟慰重衡於羈館。靜女奏舞不屈賴朝于幕府。皆是千古之情事。百世之雅談。使聞者恍然惘然。神飛魂颺而涎其美。泣其情者。世滿人觀。風致如是者。今也則亡。雖然人性無古今。人情未變。木石今之才子佳人亦猶古之才子佳人耳。至風月花柳之遊則豈無彷彿往昔者乎。若夫春風解凍。宇氣漸佳。江東莊之梅。南枝北枝。齊開。携窈窕于暗香間。擁娉婷於踈影傍。紅裳離披。奪花神之魂。髮履鏗鏘。和鶯兒之簧。買醉柳島。取興墨塘。况又桃紅李白。爛熳之天。別現出一簇櫻



柳橋新記  
初編  
雲江流逾碧。膾殘閃銀。金樽醉夕。蘭漿泝晨。大妓五  
六人。雛妓六七人。左提右挈。春服競新。加有鬪花拾  
翠之嬉。風詠而忘歸。雖不知夫子之與否。而優點也。  
為兵。烏兔疾奔。三春樂事。倏忽如夢。裏觀綠樹滿園。  
子規啼雨。談昨遊于綺窓。說蓄情於幽宇。嬌悶數旬。  
梅霖方罷。恰是開河烟戲之夜。二州橋頭萬之茶肆。  
千之酒舍。新帘齊颺。彩燈相射。東船西舫。拖擊擢摩。  
數里大江。不見一碧波。或放館舫于中流。擬漢武汾  
河之遊。或輕舸尋絃歌。去恍有香山潯陽之愁。絲竹  
徹曉。談笑無歇。橋下洲外。涼颼砭骨。城中三伏。熱不

覺為何物。身清心爽。真是伴嫦娥入蟾窟。博望仙槎  
未必向天河發也。七夕星會之夜。柳橋乃人間烏鵲  
橋織女善彈不暇。織雲綃牽牛賣牛而飲。酣醉連宵。  
連宵合歡。不似天上。一歲一會。期太迢也。况乎中秋  
天朗氣晴。有登樓逞興之庾公有泛舫嘯歌之袁郎  
月逾白。風逾清。加焉芳醕佳藪。加焉嬌絃哀簧。塵尾  
松下繫纜而酌。百本杙邊。鼓柁而行。既而秋光漸老。  
霜氣淒涼。訪菊于溼東之園。觀楓於真崎之莊。隱逸  
之花。視為富貴。相停車帷中。見顏如舜。英迨三冬。寂  
寞之候。則俗子儻父履跡已絕。而得意之遊。可以作

也。陋妓拙孃，售技方息，而至情之事，可以適也。風凍  
霰濺之夜，綺樓有春情，夢正暖，酒氣常薰，不知二州  
檣上月影，凍殺人。余疑孫臨定情之歡，韓香謝客之  
親，必在斯辰也。天明，兵屋瓦皚然，於是乎注酒於瓶，  
安爐于船，以為墨堤觀雪之遊，豈有興盡而還乎？至  
若年華將除，人情匆忙之際，迺別開分歲之宴，豫締  
春遊之契，吁亦快矣。余忖度千古才子佳人之心想，  
像往昔，甘心得意之遊，豈得與此間有霄壤之異耶？  
夫風花雲月之變態，絲竹肉之妙趣，一悲一歡，一頓  
一笑之綢繆，可以詩也，可以畫也，雖然亦焉可與彼

虫々齧々，徒揮其財而炫豪，不問其趣，唯美是涎者，  
語此等之事乎哉？噫，後之才子佳人，以余為無情人，  
耶？抑亦以為多情人耶？戲記臆語以問焉。若夫山川  
風月，綺羅絃歌之遊，多々益善，豈有盡于此哉？况其  
妙籌奇訣，則在人々，腔子裏而存焉，寔非筆墨所得  
而形狀也。噫。

昭和廿六年一月十一日午前十三柳日白水此日陰寒將雨雪而不雨雪午時稍  
雲散開天書也

柳橋新誌

100  
733

柳橋新誌 初編

附錄 劉仙客所著算法珍書第二帙所載

何有仙史嘗著柳橋新誌全篇六千七百廿字  
字々金玉蓋仙史之著此編也所費不下貳千  
金設如有人以二千金買此編不知一字之值  
幾何錢求之術如左

一金即一兩通作六十錢置六千七百廿字  
為一率以二千金通銀百廿貫為二率以  
一字為三率求得四率應問  
答一字之值銀十七分八厘六毫二毛有奇



明治七年四月刻成

京橋銀坐三丁目

發行書林 山城屋政吉

010190532190

